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都市专栏

总是想得太多

2013的最后一晚在文化广场看《剧院魅影》。我原来并不明白,真挚持久的爱,却往往来自不能见光之处,在黑暗中酝酿,沿着绝望的峭壁攀援而上。一声声滚热的咏叹既霸道又哀切,既傲慢又卑下,金珠绿玉般的才情和悲怆,砸得人眼眶发烫。年末年初容易让人生出感慨,在别人的故事里徐徐暗涌。

离开剧场看到大马路上的车流,无比钦佩自己穿长裤平底鞋的英明。终于在一条小马路上拦到出租,报上目的地后,发觉自己和司机都长舒了一口气,他解释说今晚就怕听到有人说要去外滩,无数的人正奔赴那里打算一起跨年。有人铁了心要凑凑被人挤掉手套鞋子,不得不走路或等第一班地铁回家的热闹,有人喝杯水按时睡觉,就像有人一生往野心和欲望的方向用力,有人享受淡然自处的恬静,世界如此多样。

电台DJ一直在讨论“1314,你和谁一生一世”这样煽情的问题。我促狭地想:能与自己一生一

新年 ◆ 戴蓉

世的,无非就是这一具肉身,人们为什么不肯承认?所有你的最后都不是你的,唯有肉身,虽然过了青春就一路下坡,但终究跟足你一世。真相大多是扫兴的,但人只有具备了清明的理性和自知,才能尽情欣赏、从容应对那些热烈而短暂的事物,就像看完一场华丽的演出,演员要下台卸妆,观众要回家。

时间是个无涯无际的荒野,划分光阴的刻度也许能让人获得一点实在感。“年”也不过是这样的存在。我向来不玩什么新年倒计时,如果真有什么要跨越,倒是希望自己能够像布列松《积水的路面》中那个男子一样轻轻跃起,跳过心机和算计肮脏的水洼。有人说,照片上远景广告招贴上动作柔软的舞者,是对男子无情的嘲讽,因为眼看男子的脚已经接近泥浆的漩涡和荡开的水纹。可是一下子跳不出积水又如何?爱惜自己的鞋,就是懂得给自己留点余地,安放自己的一颗心,这是唯一要紧的事。

本埠生活录

圣诞假期,跟包子,去尼泊尔晃。行前,微信里殷殷问友人,有什么想念的?带给你。友人想了片刻,答,小而轻的微品,烦darling带一件来。友人体贴,没有点名,要沉重的藏毯和鬼祟的大麻。微信里露齿笑一个,一口允诺了伊。

某日晃到加德满都山谷,苍苍垂老的中世纪古都巴德岗,且行且叹,去看出名的孔雀窗,一面雕刻得无比繁复的木质窗。于黯淡泥泞的细巷里,蓦然出现如此傲慢华丽的古窗,确实是,惊艳的。这面窗,在一所印度教祭祀的住所里,500多年的沧桑历史。1979年,德国人出钱出人,狠狠修复了这座严重颓

轻礼物 ◆ 石磊

败的木建筑,拿它作为新婚礼物,献给比兰德国王。这种隔世八卦,听起来,真真旖旎情恻,愁肠百转。德国人功夫深湛,而国王俊杰,收到这种礼物,新婚佳期,想必暗爽更上一层楼。

若是有功夫,细细回顾下,1949年以来,我国送给亚非拉各国友好的礼物,恐怕亦是一张成色斐然的豪华单子,除了修路修水库,一定有大量别致动人的轻礼物,四两千斤地击溃人心。像西哈努克亲王,累世的王爷,周恩来这样的外交家,送过去的礼物,一定绝色不已。

亦漠漠想起,自己收到过的新婚礼物。曾经的闺蜜,深夜里跑来,随手搁下一件轻礼物,隔夜报纸草草裹着,一盏紫砂茶壶。那个年代,紫砂尚正派,闺蜜亦焕发。这盏茶壶,跟了我,一步一城,走过千山万水,日日在手边和枕边。而闺蜜,早已散漫去了天堂。人世潇洒,风流莫存。那盏岁月沉沉的紫砂壶,如

今倒是值钱极了。写到这一句,刚好老列侬,在唱机里咆哮。这枚,包子在加德满都旧铺子里淘来的老唱片,亦跟我的茶壶一样,越老,越秀挺,没有古,亦没有今。

某个春宵,跋涉在黔东南一隅,于一个古意深浓的侗家寨子里,漫然晃。黔东南这一路,思思念念,一心想找点老银子,岂知至难。苗寨晃到侗寨,心里已经慢慢灭了想头,偏就在最后一夕,于一间简陋不堪的杂货铺子里,觅到了好玩的宝。一枝风致楚楚的老银簪子,侗族男子盘发簪发用的,别致,古朴,沉沉坠手,百般的好。拣了两枝,一枝送了眷念的友人,一枝留给了自己。日夜夹在书里,宛然成了书签。

说起来,这个,过去一年里,最令我自得的一枚轻礼物了。轻礼物,可遇不可求,跟世上一切的好人好事,是一样的。所以,邂逅了,如何珍惜,都不为过。

河的第一条岸

一片冰心在玉壶 ◆ 河西

世博会芬兰馆设计师、芬兰国家建筑奖得主 Teemu Kurkela 有个中文名叫郭泰睦,当然了,其实他血统里和中国半毛钱关系也没有,高鼻深目,金发碧眼,纯洋人。现在老外好像都流行取中文名,一是时髦,在我们伟大祖国经济腾飞的今天,有中文名和我们 Cindy、katherine 的叫没什么区别,高端大气上档次;二是接地气,什么 Teemu Kurkela,中国人听着绕口,一说郭泰睦,就记住了,听着还那么亲切,拿项目估计也能事半功倍。

2010年的时候我跑世博会报道,对芬兰馆印象很深刻,那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冰壶么?又像个白色大碗,极简,让人联想到那种中国女将玩得很溜的体育运动,还有冰天雪地的北欧风景。有说当时芬兰馆

的副馆长溥明睿是个中国通,他在看到这个设计时,居然脱口而出中国的一句唐诗: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真是巧妙!这一灵光乍现,就将芬兰馆与中国——原本八杆子打不着——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虽然郭泰睦说福建永定土楼也对他做这个设计有影响,说老实话,我没看出来,看到极简的北欧设计,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阿尔瓦·阿尔托——芬兰建筑大师。基本上可以说,阿尔托奠定了芬兰设计的基调,从建筑设计到工业设计,无不如此。北欧设计师,绝不会像解构主义的那些大师彼得·艾森曼、弗兰克·盖瑞那样花里胡哨,阿尔托不跟你玩虚的,坚实、抽象、冷静,是他给人最大的印象。不论是1923~1944年第一个白色时

期,还是1953~1976年第二个白色时期,都是如此,他也设计过世博会的芬兰馆,不过那是1937年巴黎世博会的遥远往事了。阿尔托的时代到底已翻过了崭新的一页,阿尔托1976年去世,那一年,郭泰睦10岁,显然当时他对设计师这行当还懵懂无知,在“文筑国际”举办的郭泰睦讲演会上,郭泰睦就系统回顾了芬兰设计的传统,当然少不了谈到阿尔托。不过我当时在想,芬兰设计师和日本原研哉、无印良品的设计理念,不是很接近的吗?纯白,你说它实用也好,说它小清新也罢,说穿了,还是那句老话:极少就是极多!与其说无印良品是一个品牌,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,带有东方特有的内敛、朴素、低调,却让人的心灵宁静,让人觉得温暖、安详、自足。无印良品的设计总监深泽直人说:“在日常的生活中隐藏我们所共鸣的一种美。”

阿尔托、郭泰睦的芬兰设计同样如此,他们注重生态环保,与自然保持和谐,他们的设计,简洁但不简单,冷静但不冷漠,有着冷静中的温度,于无意识之中,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风月总无边

妖人的能量场 ◆ 何菲

画,懂易理,灵气磁场强大,有着流年暗中偷换的妖。他不算帅,却也是帅的,面相独特,灼灼凤目以一副时尚眼镜挡住那奇异的光华,让人过目难忘。阴郁时如出土文物,天寒人远,粲然一笑时则如积攒了一个季节的阳光瞬间倾泄。第一次去他家看了藏品后,我发了几天低烧,庞大的信息量让我难以招架。第二次见面,他突然说要看看我信手写的便签,然后给出评价:字好,很坦,洒脱不算计,并向中间人提议想见我先生。在遇到一些坎儿或不确定情况时,我会动念想到妖人。此时与我相距遥远的他总会有感应般突然与我发个私信:有空来坐坐,而其实我们的私信频率大约只是一年两次。他提供给我的故事可让我轻松拿到一年稿酬,因为现实永远比想象精彩离奇得多。我最新的手机屏保是他的隋朝金佛像造像,名曰彼岸。

说了那么多,我只是想说说何为妖。妖大约是游走在正统与另类间的某种气态的存在,是一种可感知的摩擦能源,时而热力时而修寂,时而仙性时而鬼气,能触到极致虚空,也深谙世故人情。它并不张扬,很安静,甚至是卓尔不群的冷感,却能控制对方能量的游移,左右消黯与灿烂。能称之为妖的人可近可昵,却不得拥。诱惑加疏离,形成了妖人独特的能量场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338) ◆ 严力

- 当男女双方都不主动的时候 动词就能从两边领取失业金
- 某些人姿态夸张地 把几百元放进捐款箱时 还能看见其坠于项链上的良心在闪闪发光
- 有人习惯仰望自己体内的风筝 要什么风就有什么风 即便没风也能飘出有风模样
- 历史要经常等待 几场推迟的正确哭泣 才能让苦难闭上眼睛
- 能把故乡搬走吗? 此问题虽然违反了我的思考习惯 但我还是闪过这样一个念头: 网上也许能查到创新的 搬运工具
- 圆明园里东倒西歪的悼词 是石头用自己的分量撰写的

漫冬夜工毕

丰子恺 丰一吟 (父女/画文)

丰子恺的画意

两个劳动人民,冬天干完了一天的活,回到家里,总得洗洗脚。可是他们两个人合用一脚盆热水。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热水,两人还可以聊聊白天的事:一个问你在田里干了什么;另一个问你在工地上累不累啊!看他们的表情,挺高兴的样子。毕竟到了晚上可以休息了!我猜他们工作恐怕超过八小时呢,不然怎么是在灯光下洗脚的呢?



美食需要说法

甜胚子 ◆ 钟洁玲

在餐牌上看到一个甜点,叫甜胚子,问服务员那是什么,回说是甜的小麦。不管是什么要是一碗。端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惊喜,原来是燕麦做的酒糟。燕麦在我印象中有一层麦色外壳裹着白色颗粒,属粗纤维,如今它粒粒裂开口,一半麦色一半米色,完整却柔软得接近糯米,酒味浓郁,软滑浓甜。5元一小碗,吃完意犹未尽,还想续一碗。

西北的燕麦酒糟,做法与南方的糯米酒糟大同小异。它比糯米硬,浸泡及蒸的时间都会更长一点。酒糟是女人的恩物。我记得小时候广州家家户户的妈妈都会做酒糟:糯米浸泡一夜,第二天控干水分,放锅里隔水蒸到七八成熟,放置摊凉。等到微温时,先把一只状如肉丸子的酒曲碾碎成粉,再把糯米置入一只瓦煲里,放一层糯米撒一层酒曲粉,放完撒完了,用筷子在糯米中央拨开一个洞,透到煲底,预留一个出酒的洞孔,再盖上煲盖,用棉被覆上,盖得密密实实,任由它在里面发酵。两天之后,打开煲盖,看到中央洞孔里面有汪汪的酒汁,酒糟便酿成了。也有人叫这个为酒酿。这时候,可把酒从煲里倒出来

装瓶,装瓶后要放冰箱里存放,不经再次加工的糯米甜酒容易变质。煲里剩下的糯米糟渣,就是酒糟,直接煮热了就可以吃。在餐厅里,酒糟更多时候是兑上水,做成酒糟汤圆,这个浓稠度处于汤与粥之间的甜品最受女人欢迎。

家里吃的酒糟完全不兑水,舀出来直接加热,往里面卧上一只鸡蛋,不用打散蛋黄,让酒糟把它窝熟,浓郁的米酒把蛋都熏香了。这样的酒糟不用放一粒糖,却甜得在喉咙里转不下去。有的人不知不觉当糖水一样大口地吃,吃完就醉倒了。产妇坐月子、中老年人、身体虚寒者最宜吃这个,它是补气养血的佳品,吃了能促进血液循环,令人精神健旺,脸色红润。

餐厅里的酒糟汤圆是兑水煮成的。上海菜馆有,上海早餐店也有,现在连湘菜馆都有了。汤圆是手指头大小的糯米粉粒粒,做得精致的店家甚至会在粒粒汤圆里填入麻蓉馅儿。快煮好时,打入鸡蛋,蛋浆倒入去要不断搅拌,让酒汤里飘满棉絮状的蛋花。这样的酒汤,酒的比例少了,不过仍有温暖暖胃的功效,冬天最适宜,一大碗趁热吃下去,浑身暖融融的,喝多少也不会醉。